

袭 击

[荷兰] 哈利·穆里斯 著
牛 佳 译
伏冬平 译
虞静玉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袭 击

〔荷兰〕 哈利·莫里斯 著

牛佳 洪冬平 虞静玉 译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Larry Mulisch
THE ASSAULT

根据 Pantheon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5年版译出

袭 击

〔荷〕哈利·穆里斯 著

牛佳 洪冬平 虞静玉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2插页 123 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 000

ISBN 7—5354—0132—5

I·119 定价: 1.25元

内 容 提 要

荷兰一个残忍的卖国贼被抵抗力量暗杀了，德国鬼子为了报复，屠杀了一家无辜，只有最小的儿子、十二岁的安东活了下来。安东为了忘记过去，他选择了一条谨慎平凡的生存道路——正常的婚姻，无生机的顺天随时。可是过去的阴影却不断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本书反映了这场噩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不幸和影响，描述了人们对战争的回顾与思考。《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说：“这既是一本政治惊险小说，也是一本心理惊险小说……”以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1987年第59届奥斯卡奖上获“最佳外语片”奖。

序 幕

很久、很久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个叫安东·斯迪恩威克的和他父母亲、哥哥住在哈勒姆的郊外。近海百米处的码头上有四户人家毗邻相连。拐过一个弯道，码头便延伸为一条普通的街道。房屋都由花园围绕着，加上不大的露台、凸窗和斜顶，说明它们都是挺不错的别墅。每家顶层的房间都有堵倾斜的墙壁。在三十年代，由于这些房屋长年失修、无人拾掇，部分已经坍塌，需要重新装饰。为了纪念往日无忧无虑的好时光，每家都在门口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隐士斋、忘忧阁、永安楼、静候居。

安东一家住在左数第二幢带茅草顶的屋子里。要不是战争前夕租下房子时就已落上“忘忧阁”门牌的话，他父亲更倾向用希腊文叫它“厄卢萨拉”什么的。早在劫难发生之前，安东就觉得忘忧阁意味着此时正充满忧虑，而不是没有忧虑；就象有人以为无价之宝是没有价值、一文不值，而不是说该物价值连城，珍贵无比一样。

勃曼夫妇住在“隐士斋”。丈夫是个病怏怏的退休律师。安东有时上他家去吃茶点，当然那时还有茶点诸如此类的东西——就是说，早在这个有关一次意外事件的故事发生之前的时候，那时勃曼先生还偶尔念一段《三个火枪手》^①给他听。

在安东家另一边的“永安楼”住着柯特威格先生。他过去在商船上做二副，战争使他失业在家。他妻子死后，当护士的女儿凯琳就搬回家住。安东有时从后院的篱笆缺口爬过去串门。凯琳倒是向来热情，可她父亲却有点不近人情。

码头上这几家很少往来，而邻里间最为冷漠的要算奥尔兹一家。他们从战争一爆发就一直住在“静候居”。据说丈夫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可是真是假谁也弄不清。

这四栋房屋很显然是作为一片新建筑群的头四栋盖起来的，但此后就毫无拓展了。房屋周围是片休耕地，此时已杂乱无章、草木丛生；有的树甚至已是高耸而立了。安东就是在这片旷地上和远近的孩子们消磨时光的。黄昏时，偶尔有一两次妈妈忘了叫他回家，那时，一股清新宁静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安东的心田充满了种种渴望——渴望什么呢？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有关将来他长大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么，是有关沉静的大地么，是有关树叶和两只突然鸣啾、搔痒的麻雀么？生活终有一天会象那些黄昏一样，他将被别人遗忘，可这儿的一切是那么神秘而深远。

屋前那条没有人行道的、铺着人字形鹅卵石的马路渐渐地消失在河边的堤岸上。长满了青草的堤岸缓缓地倾向河边

^①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

的羊肠纤道，在那上面仰躺着才叫舒服惬意呢。运河很宽，那起伏蜿蜒的堤岸表明它原先也是碧水荡漾的河流的一部分。河对岸有几家小农场和农场工人的住宅，右边运河拐弯的地方有架风车，但从来没有转动过。农场后面，浅草如茵，一直展伸到地平线。再远处就是阿姆斯特丹市了。战争前夕，父亲曾告诉过他，从彩云上可以看到城市里的灯光反射出的光辉。安东去过几次，住在他舅舅家，曾到过动物园和瑞克斯博物馆。

安东躺在堤岸的草地上，凝视着远方，不时伸缩一下腿。这时，一个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纪的人沿着纤道走了过来，一根好几码长的撑杆一端系在他的腰上，另一端结在船头。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正撑着杆，推船过水。通常，一个系着围裙、头发挽成卷的女人站在船舵旁，舱面上还有一个小孩在玩要。

有时候，男人就在舱面上撑杆，沿着驳船的船舷，走到船头，在侧面把一根杆子插到运河底，再紧撑着，朝后走，船便在他的脚底下被推向前。这情景尤其令安东高兴：人居然能倒退着把东西朝前推，而自己还停止在原来的地方，这真是奇妙。但这是他的秘密，他没跟任何人提起过。直到后来他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时，他才意识到他的见识是多么原始、幼稚，只有在描写亚洲、非洲的电影里才有可能出现。

一天总有几次，驳船和张着棕栗色风帆的大船，悄悄地在河湾出现，随后被无形的风推着默默地远去，消失在下一个河湾。

机电船则不同。它前后颠簸，船首将水面劈成V字形，

一直延伸到河的两岸。船虽已离开，可碧波荡漾的河水涌向两岸，在岸边撞击形成倒写的 V 字形，和原来的 V 字相互击扰，抵达对岸时又相互交融，再缓冲回来涟漪在水面——最后水面平息如镜。

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安东总想把它绘画得淋漓尽致，可那碧波荡漾，变化万千，奇妙难言，他实在无法用其笔墨纵情描述。

插 曲 一

一 九 四 五 年

1

大约傍晚七点，炉膛里的木炭差不多燃尽，不时发出幽幽的爆裂声，不一会儿就全烧光了。安东正和爸爸、妈妈、彼得一起围坐在桌旁。一只花瓶大小的锌筒竖立在盘中，上端探出一支细长的管子，从顶部又分开来呈“Y”字形。两支管中透射出两道银光，交相辉映。这个小小的发明给屋子带来了一丝微弱细光，把正晾着的满是补丁的衣裤投影在黑乎乎的墙上，也照见了一大堆没熨过的衬衫，一个盛热饭的盆子和两摞从父亲的书屋里搬来的书。放在食品柜上的那排是拿来翻看的；放在地板上的那堆是用来引火做饭的——只要有东西可做，不管是什么时候。报纸已经有几个月没再露面了。

除了睡觉，全家人整天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以前这儿是饭厅。客厅一个冬天没有使用，滑门一直锁着，开门出去就

是大街。窗帘白天也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既挡风又掩人耳目，乍一看象是无人居住似的。这是1945年的1月，几乎整个欧洲都已解放。人们又开始纵情吃喝，欢笑，作爱，对战争的记忆已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在哈勒姆，每一天都象是从炉子里取出来的烧灰了的煤渣，余烬犹存。

母亲桌前摆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已经拆了小半截。她左手握着越来越大的绒线团，右手飞快地旋绕着毛线。安东的眼光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毛线一段段前后摆舞转动，毛衣则在一点点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两只衣袖管平展撑起，象是正在奋力抗衡，拒绝被卷入线球里去。母亲冲着他微微一笑，他赶紧埋下头又看起来。

母亲金黄色的鬓发象两枚贝壳石盘贴在耳后。她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计，呷一口冰冷的茶水，这是用后院的雪水泡成的一种代用茶——水管已冰住了。她的牙上有一个洞，但苦于无法求医，只得从厨房里找一截吃剩的菜芽塞在牙洞里止痛，她的祖母就是用这个法子治牙痛的。她挺直腰板坐着，而桌对面的丈夫却正趴着看书，谢了顶的脑袋后半部，长着开始变白的头发，呈马蹄状的半圆形。他不住地往手上哈气，而那双手粗糙得象是干重体力活的，其实他是地区法院的书记员。

安东身穿哥哥的旧衣服，而彼得身上穿着的是爸爸那套肥大的黑衣服。他正值发育时期，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整个人瘦得就象是由几根芦柴棒架起来似的。他正在做功课，他已经两个多月没上过街了。象他这样年龄的男孩，随时都有被警察抓去德国劳改营的危险。他还在中学念二年级，留了二次级；现在怕他再留级，由他爸爸亲自辅导他。

就跟他们父母一样，兄弟俩模样长得一点也不象。有些夫妇长得惊人的相似（大概是因为妻子长得象丈夫的母亲，丈夫长得象妻子的父亲，要不然的话，一定是有更复杂的原因）。斯迪恩威克夫妇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物。两个儿子中，彼得从母亲那儿秉承了金发碧眼的容貌，而安东却有着他父亲那样的栗色的胸膛和浓黑的眼圈。

安东也没上学去。他在读六年级，学校由于缺煤，圣诞节的假期一直延续了整个冬天。安东饥肠辘辘，饿得发慌，但他很清楚，要到明天早晨才能吃上一片硬邦邦、涂着甜菜浆的灰不溜啾的面包。那天下午，在幼儿园中心食堂，他排了整整一小时队。直到天黑，装锅的手推车才出现在街道上，旁边有荷枪的警察守着。凭一张打孔的供给证，安东领到四勺稀溜溜的清汤。回家途中，在穿过空地时，他仅尝了一小口暖乎乎、带酸味的汤。好在马上就该上床睡觉了，梦中永远将是和平和安宁。

屋内无声无息的一派安宁，外面也是静悄悄的一片。战争已旷日持久，并且还得继续拖延下去。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什么东西都没有。火苗轻柔而缓慢地跳跃着，不时发出嘶嘶声。安东裹着围巾，两只脚插在妈妈用旧购物袋改成的暖脚袋里，读着一篇题为《自然与力学》的文章。生日那天，他得到一本削价的1938年版《寄语子孙后代》图书。其中有张画片描述一群体格健壮、不修边幅的美国人，仰首凝视着一个垂直悬挂在空中、象鱼雷一样的巨大发光体——密封舱，这个密封舱将沉降到地下十五米深处，五千年以后再由子孙后代挖掘出土，一睹当时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之际的人类文明壮观。密封舱的外面为水泥层，内壁是由极其坚韧的含

铜合金制成的抗火玻璃筒，里面装有上百件物品：一盒微型胶卷，录有一千万字的科技文化综述和上千幅插图；以及三百种文字的报纸、目录、名著；当然还有《圣经》和《上帝》。另外，还有些名人的资料，反映1937年日本轰炸广东的记录片，种子，电插头，计算尺。各种东西应有尽有，包罗万象——甚至还有一顶1938年秋季风靡流行的女帽。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博物馆都收到一份资料，揭示密封舱下沉的具体方位，以便使之于七十世纪重见天日。可是安东弄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等到1938年那一年，早一点不是更好吗？

“爸爸，五千年前到现在有多久时间？”

“正好五千年呗。”斯迪恩威克连头也没抬答道。

“这我知道。可那时是不是已经……我是说……”

“有话就快点说。”

“我是说，那时人们也象现在，有……”

“有文明？”妈妈接茬道。

“对。”

“你干嘛不让他自己说？”斯迪恩威克从眼镜上边瞪了妻子一眼，然后又对安东说，“那时候，只有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才有文明，而且还是处于萌芽状态。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因为这书上说不到……”

“完成啦！”彼得欢快地从他的字典和语法书堆里抬起头，把作业本往父亲那边一推，站起身凑近安东。

“在看什么书？”

“什么也不是。”安东一边说，一边蜷拢身子，双臂交叉把书护在胸前，不让他瞧。

“别那样，安东。”母亲说着动手拉他起来。

“他的书也从不让我看的！”

“无耻谎言，安东·穆萨尔！”彼得嚷道。一听这话，安东捏起鼻子，怪腔怪调地唱了起来：

我生来就是个倒霉鬼，
可死后还是个倒霉鬼……

“住口！”斯迪恩威克拍着桌子喝斥道。

取名安东，和荷兰纳粹头子同名同姓，自然是件令人十分恼火的事，并且因此常常会招致同伴的奚落和嘲讽。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往往喜欢给自己的儿子取个安东或阿道夫之类的名字，甚至有的干脆就叫做安东·阿道夫。在生日的请柬上，他们自豪地用古日耳曼字母做裱，有时还用一枚荷兰纳粹党徽章——捕狼夹子来作装饰。后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遇到这类名字的人，即使是昵称汤恩·道尔夫什么的，他也要问个水落石出，此人是否出生于战争时期；如果是这样，那么毫无疑问，这人的父母是内奸，而且肯定是彻头彻尾的大内奸。

安东这名字在战争结束十多年后，又重新为人们所接受。这也表明，安东·穆萨尔实际上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相反，阿道夫这名字就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一步。只要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真正被人们遗忘，就不会再出现阿道夫这样的鼎鼎大名。不过，要真有了，那将意味着所有阿道夫们已名存实亡，该寿终正寝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阵紧锣密鼓即将拉开序幕。

至于安东当年用于自卫的那两句唱词，如今也已成了无谓的玩笑罢了。那是电台里一位名叫彼得·佩赫的喜剧演员用鼻音哼唱的一段曲子。在荷兰语中，佩赫是倒霉的意思。不过，关于那些年代的好多东西，现在已都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尤其是对安东本人来说。

“快过来！”斯迪恩威克手持作业本对彼得叫道。“干嘛不坐在我旁边？”接着，他开始用肃穆的声调大声朗读彼得的译文：

河流夹带着雨水和消融的雪水，从山巅奔流直下，倒泻于深谷之渊，随即又象一条急速的线似的闯向空寂的河床。远处山坡上，坐着年轻的牧羊人，正在倾听那河流低沉的咆哮，犹如耳闻一场浴血拼搏的厮杀。绝望、苦痛的号叫声在山谷间回旋震荡。

“多美呀！”斯迪恩威克发出由衷的赞叹。他摘下眼镜，身体仰靠在椅背上。

“当然是顶呱呱的喽！”彼得说，“是我花了一个半钟头才译出来的。那个要命的句子！”

“就是花一天也值得。看看作者是怎样揭示自然的，这是种含蓄的比拟写作手法，寓意深刻。你注意到了没有？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是战争中的士兵，而是自然间的意象——那才是永恒的。战争终将会结束，但河流却是依然如故，人们仍然能听到它的永不止息的奔流声；而人们本身则回归了自我，成了牧羊人。作者看来想借此表明，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暗喻着另一个现实，而关键就在于把握住那个现实。”

“那么，那个现实一定是战争罗。”彼得说。

斯迪恩威克装着没听见。

“译得很好，孩子，只有一个错。河流这个复数，不是许多条河流汇集一起，而只有两条。”

“从哪儿看出来的？”

“这儿 Symballeton 是双数，两支军队也是这词。这种形式只有荷马的诗文中才会出现。记住，‘Symbol’ 这词是从 Symballo 演变而来的。原意是联合、汇集。你知道 Symbalon 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彼得回答，听那口气，他好象漫不经心地听着。

“是什么东西，爸爸？”安东问。

“是一块一掰两半的石头。假如我到别的城市去做客，想问一下主人是否也愿意接待你。要是愿意的话，那他怎样来断定你是我的儿子呢？我们就用一块 Symbalon，让他持半块，我在家里把另一半交给你。这样，等你到了他那儿，两半石头正好合璧。”

“太棒了！”安东觉得挺新鲜的，“哪天我也试试。”

彼得则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转身走开。“上帝呀，我干嘛非得学这些东西？”

“干什么？”斯迪恩威克从眼镜框上面盯着他说，“不是为上帝，而是为了全人类。知识将使你终生受益，这一点你今后会体验到的。”

彼得合上书本，怪声怪气地说道：“现在的人啊，真是五十步笑百步呢！”

“彼得，你怎么会想起说这种话的？”~~母亲用手去拍打着~~

又顶回牙洞里。

“没什么。”

“我看也是。”斯迪恩威克说，“小孩总是幼稚而情有可原的。”

毛衣已经拆完了。斯迪恩威克夫人把线团放入针线篮里。

“下盘棋，然后上床睡觉。”

“这就上床啦？”彼得问。

“煤气要节省点，只够几天用的了。”

斯迪恩威克夫人从衣柜的抽屉中拿出棋盒，把煤气灯挪到一边，然后替他们摆好棋盘。

“我要绿的。”安东抢先挑了颜色。

彼得瞧着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要绿的就准能赢么？”

“那当然。”

“咱们走着瞧吧。”

斯迪恩威克放下了手中的书。过不久，屋内只听见骰子的投掷声和棋子在盘中的移动声。快八点了，该是宵禁的时候，外面此时正是死沉沉的一片。

2

夜幕之下的荷兰，万籁俱寂，一派安宁。突然间，沉睡着的荷兰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起。第一声枪响划破了整个街区静谧的夜空，紧接着是连续的两枪，没过几秒钟又响起第四枪，第五枪，之后伴随着一声撕裂的尖叫声传来了第六声枪响。正在掷骰子的安东给吓坏了，呆若木鸡直勾勾地看着母亲，母亲瞧着父亲，父亲眼睛盯着那扇滑门，与此同时，

彼得猛然抄起煤气灯罩，往火苗上一扣。

四周一下变得漆黑。彼得站起身，跌跌撞撞地去拉滑门，并从凸窗的窗帘缝朝外窥视，一股刺骨的寒气立刻从客厅那儿逼来。

“有人被打死了，躺在那儿。”他急匆匆地跑向前厅。

“彼得！”妈妈叫喊起来。

安东听到她追了出去，忙跳起身跑到凸窗前，丝毫不差地闪过沙发、窗台玻璃下铺着一块镶花边桌布的低矮圆桌、上边摆着陶瓷盘子和祖父母画像的梳妆台这些所有的家具。他已经几个月没进前厅来过。窗帘、窗框，什么都是冰凉的。屋子里长时间没人来过，玻璃上连冰花都没有。这是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地面上皑皑冰雪与天穹中灿烂的星光交相辉映。起先，他以为彼得在瞎说，可这回他自己从凸窗左边亲眼目睹了这一景象。

在空荡荡的大街中央，靠近柯特威格先生家门前，倒放着一辆自行车，它的前车轮还在转悠着——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效果后来常常被运用于以抵抗运动为题材的影片的尾声。彼得一跛一拐地穿过花园跑到大街上。他脚指上长了个疖，已有好几个星期了，一直未痊愈。母亲只得从鞋上剪下一块布给他贴着镇痛。他在离车不远处躺着的那人旁边蹲下身来，只见那人直挺挺地仰躺在下水道上，右手搭在人行道上，似乎蛮舒服的。安东看到一双发亮的黑靴子和钉在靴底上的一副铁掌。

妈妈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压低嗓门呼唤彼得赶紧回家，但声音还是大得惊人。彼得站起身，朝码头左右张望了一下，再回过身看了那人一眼，然后一步一颠地跑回家。